

# OUR KID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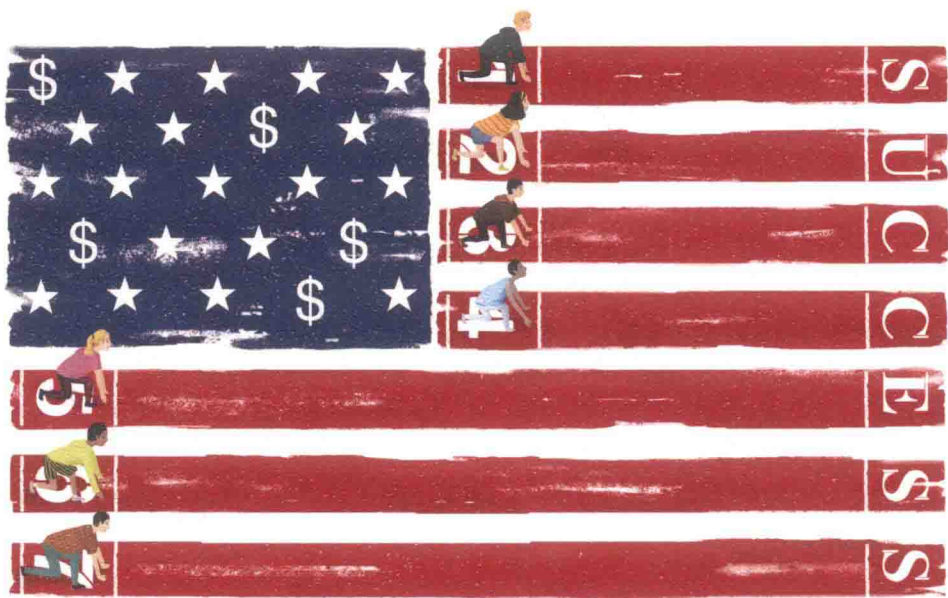
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

# 我们的孩子

[美] 罗伯特·帕特南 (Robert D. Putnam) -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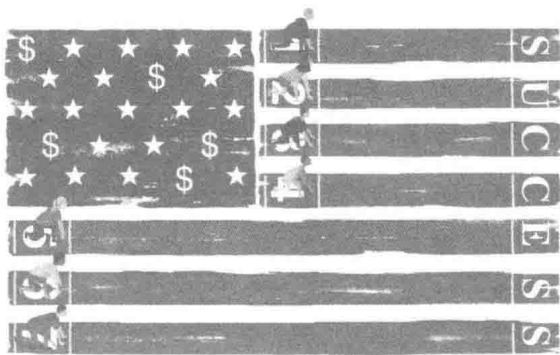
田雷 宋昕 - 译

雅理译丛



雅理译丛

田雷主编



# 我们的孩子

[美] 罗伯特·帕特南 - 著  
田雷 宋昕 - 译

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17 · 北京

OUR KIDS: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 
by Robert D. Putnam  
Copyright © 2015 by Robert D. Putnam  
All rights reserved.  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7  
b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Co., Ltd.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/Sagalyn acting in association with ICM Partners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版权登记号: 图字 01-2016-4390 号

本书翻译得到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驻院学人项目的支持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我们的孩子:危机中的美国梦/(美)罗伯特·D.帕特南著;田雷,宋昕译.  
北京: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2017.5  
ISBN 978-7-5620-7014-6

I. ①我… II. ①罗… ②田… ③宋… III. ①收入差距—研究—美国  
IV. ①F171.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0085号

---

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 
邮寄地址 北京100088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 
网 址 <http://www.cuplpress.com> (网络实名: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)  
电 话 010-58908524 (编辑部) 58908334 (邮购部)  
承 印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650mm×960mm 1/16  
印 张 25.75  
字 数 330千字  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69.00元

声 明

1.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2. 如有缺页、倒装问题,由我社负责退换。

罗斯玛丽，追帆似水年华  
(*Rosemary, for remembrance*)

# 目 录

## 1 | 第一章 美国梦：幻象与现实

唐 / 3

弗兰克 / 5

50年代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 / 7

莉比 / 10

杰西和谢丽尔 / 14

21世纪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 / 22

切尔西 / 27

大卫 / 29

美国的不平等：广角镜 / 35

走向两个美国? / 38

邻里隔离 / 43

教育隔离 / 44

婚姻 / 45

机会平等 / 47

关于概念的说明 / 50

## 52 | 第二章 家庭结构

安德鲁和他的家庭 / 56

凯拉和她的家庭 / 61

美国家庭结构的变迁 / 68

母亲的生育年龄 / 72

计划外生育 / 72

非婚生育 / 74

- 离婚率 / 75
- 同居现象 / 75
- 多伴侣生育 / 77
- 女性外出工作 / 80
- 种族和阶级 / 81
- 两阶家庭结构是如何出现的? / 82
- 两阶家庭的恶果 / 87

### 90 | 第三章 为人父母

- 西蒙娜、卡尔和德斯蒙德 / 94
- 斯特芬妮、劳伦和迈克尔 / 104
- 伊利亚 / 114
- 儿童发育：我们最新的认识 / 123
- 为人父母之道——及其变革趋势 / 132
- 金钱投资 / 141
- 时间投入 / 143
- 幼儿教育 / 145
- 父母承受的压力 / 147
- 隔代抚养 / 149

### 153 | 第四章 学校条件

- 克莱拉、里卡多和伊莎贝拉 / 157
- 特洛伊中学 / 162
- 罗拉和索菲亚 / 168
- 圣安娜中学 / 173
- 克莱拉对橘子郡拉美裔家庭的观察 / 179
- 学校：你的同学是谁，这很重要 / 182
- 课外活动 / 197
- 美国学校教育之概览 / 207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| 高中 / 208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大学 / 209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16 | 第五章 邻里社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玛尔妮、埃莉诺和玛德琳 / 218             |
|     | 莫莉、丽莎和艾米 / 224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社区和孩子：社会网络、益友良师、邻里环境、教堂 / 232 |
|     | 社会关系网 / 233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社区内有良师 / 239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邻里环境 / 244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宗教团体 / 252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55 | 第六章 路在何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机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 / 258              |
|     | 机会不平等和民主 / 263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机会不平等和道德义务 / 270              |
|     | 路在何方? / 272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家庭结构 / 274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为人父母 / 278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学校 / 282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邻里社区 / 289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缩小机会鸿沟——我们可以 / 292            |
| 294 | 《我们的孩子》的故事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我们的定性研究 / 294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我们的定量研究 / 306                 |
| 310 | 致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18 | 注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77 | 索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97 | 《雅理译丛》编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第一章

# 美国梦：幻象与现实

我回到了俄亥俄州，但记忆中的故土已然消逝。<sup>1</sup>

如果我能真正理解都柏林，那我也能  
理解这世界上所有城市。  
在一粒沙中，我们看到整个世界。<sup>2</sup>

我的故乡，回到 20 世纪的 50 年代，正是美国梦的一处梦乡，在那个名为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市镇上，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，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。但半个世纪过去后，克林顿港的生活却已成为一场美国噩梦，整个社区被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，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。早在出生的那一刻，孩子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。不幸的是，克林顿港上演的悲剧只是美国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。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，它为何与我们息息相关，我们又应如何行动起来，改变我们社会被诅咒的命运——这就是这本书将要讨论的问题。

从现有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中，我们可以看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景况，当时，小到克林顿港，大到整个美国，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，具体表现为：经济和教育高速发展；收入平等程度较高；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上；



- 2 种族间通婚和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打破；公民参与度高，社会凝聚力强；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。

克林顿港是个小地方，种族构成也谈不上多元，但从其他各个方面来看，克林顿港确是一个可以代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微观缩影，从人口、经济到教育、社会，乃至政治，都是如此。（克林顿港是渥太华县的县府所在地，而渥太华县则是美国风向州中的风向县——也就是说，渥太华县的选举结果在历史上总是最接近全国范围内的结果。<sup>3</sup>）我高中同学的人生故事向我们展示出，无论贫穷富有，甚至无论肤色黑白，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走向成功。在我的班级上，贫穷的白人小孩唐和莉比，贫苦的黑人小孩杰西和谢丽尔，还有弗兰克这位我们班级内唯一真正的富家子弟，他们的人生能走多远，首先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才华和进取心。

美国之大，没有哪一个市镇或城市可能完美展现国家的全貌，况且 50 年代的克林顿港也并非人间天堂。这里的少数群体遭受着严重的歧视，女性甚至经常为社会所边缘化。正如我们在本章接下来会进一步讨论的，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在克林顿港亦无从回避。如果不经大规模的社会变革，现如今恐怕没什么人愿意重回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克林顿港，我也是如此。但，社会阶级在当时并不是决定人生机会的主要因素。

但是，当我们的目光投向 21 世纪的克林顿港时，现如今富家子弟和穷苦孩子所面临的人生机会已经有了天差地别，从我们接下来将会读到的切尔西和大卫的人生故事中，即可见一斑。今天的克林顿港，随处可见壁垒森严的阶级隔离，按照学校官员的说法，校园内停泊着阔绰富家子弟的敞篷宝马车，与之一步之遥的是他们贫穷同学的破烂老爷车，有些人无家可归，每晚把车开走后就睡在车里。发生在克林顿港的种种变化，涉及经济环境、家庭结构和父母管教、学校和邻里

社区，而克林顿港的新故事又是整个美国的一个缩影，现在，这些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孩子们，无论种族，也无论性别，正在被拒之于美国梦的大门外。既然我们要探讨机会平等，1959年的克林顿港就是开启我们本书旅程的绝好起点，因为它总是可以让我们警醒，美国梦已经同今天的社会渐行渐远了。

\* \* \*

1959年6月1日，镇中心的克林顿港高中。暮色降临时，白昼的  
骄阳暑热渐已散去，夜晚的空气清凉如水。150名新科高中毕业生走  
下学校的阶梯，手中紧握着他们崭新的毕业证，毕业典礼刚过，大家  
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。在这个伊利湖畔欢乐友好的市镇（人口6500，  
大多数是白人），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，虽然还对过去的生  
活眷恋不舍，但我们更对未来的前途信心百倍。一如既往，这是一场全  
镇范围内的庆典，1150人参加了我们的毕业礼。<sup>4</sup>无论是否血脉相连，  
镇民们都把这群毕业生视作“我们的孩子”（our kids）。<sup>3</sup>

## 唐

唐说起话来柔声细语，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白人孩子，但  
我们班级中从来没人会在意他的家庭，因为唐是我们最闪耀的四分卫  
明星。<sup>5</sup>唐的爸爸只受过初中教育。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，这位父亲不  
得不起早贪黑，打两份工——第一份工作是在克林顿港制造工厂的流  
水线上，从早晨七点开始，到下午三点结束；第二份工作是步行至不  
远处的一家当地罐头厂，工作从三点半开始，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一点。  
唐的妈妈念到了高中二年级，用唐的话来说，她就“活在厨房之中”，

整日操心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。每天晚上，这位妈妈都会和唐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坐下来一起吃饭。他们吃的通常是零碎食物，把厨房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。等到他们的父亲下班回到家时，男孩们早已进入梦乡。

唐这一家人住在镇上较穷的区，一直到唐离家上大学时，他们家都没有汽车，连电视也没有。要知道，当时美国 80% 的家庭都有一部汽车，90% 的家庭有一台电视。每周去教堂的时候，他们的邻居会将唐家人带上。他们没有钱外出度假旅游。不过，他们住在父母有其产权的房子里，因此感觉到经济上尚且安全。唐回忆道：“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穷孩子，直到我上了大学，修了《经济学入门》这门课，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是‘被剥夺的’(deprived)。”

4 虽然家境平平，唐的父母还是敦促他一定要上大学，如同我们班里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，唐选修了克林顿港高中的大学预科课程。他的母亲逼着他练了六年的钢琴，但他的真爱却是体育运动。唐是篮球和橄榄球赛场上的健将，即便工作再忙，他的父亲也绝不会错过他的每一场比赛。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，唐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，他说道：“我家住在镇东边，有钱人住在镇西边。但大家相逢在运动场上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”

尽管唐的高中好友无一人进入大学，但唐自己的学习表现却十分优秀，毕业时成绩位列我们全班的前四分之一。据他所言，他的父母对大学“一无所知”，不过幸运的是，他在教会里有熟人。“镇上有位牧师一直很关照我”，唐说道，“他还向我最终就读的大学推荐了我。”不止如此，在申请助学金以及整个录取过程中，这位牧师也对唐多有指点。

从克林顿港高中毕业后，唐升入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教会附属大学，在这里，他仍活跃在橄榄球赛场上，随后进入神学院。据唐所言，在读神学院时，他曾一度怀疑，他能否“如赛场上那般游刃有余地”

做个牧师，于是他回到镇上，准备告诉父母他要退学。回家那天，唐路过镇上的台球房，顺道跟老板打声招呼。这家店的老板是他父亲的老朋友，见他前来，便把他隆重引见给店里的客人，称唐是“咱们未来的牧师”，还有一位客人请唐为他祈祷——他不由感到，这些迹象表明，自己应当继续牧师的人生之路。

大学毕业后不久，唐就和一位名叫琼的高中老师结婚了，他们婚后育有一子，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一所高中的图书管理员。在度过了多年成功的牧师生涯后，唐最近才刚退休。但他仍不时到镇上的教堂帮个人手，而且多年来一直执教高中的橄榄球队。回顾往事，他说自己这辈子得到了上天的眷顾。唐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却和睦的家庭，却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牧师，这反映出他与生俱来的才能和球场上的不屈勇气。但也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，唐所取得的这种社会上行流动（upward mobility），在我们那个班级中并不是个案。

## 弗兰克

5

弗兰克来自克林顿港少有的富庶家族。自19世纪末，他的外曾祖父就开始经营渔业生意，到弗兰克出生时，他的家族企业已经是多元经营，不但进入房地产业，还将触手伸入当地多家商业机构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弗兰克的母亲就从大学毕业，紧接着还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。弗兰克的父亲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牧师之子，就是在芝加哥，两人相遇，很快结为夫妇。弗兰克出生后，他的父亲开始接管家族的生意——渔业、农场、一家购物中心，还有镇上的餐厅等——而他的母亲则投身慈善事业。<sup>6</sup>

克林顿港有一家游艇俱乐部，向来都是当地社会精英的会所。在弗兰克还是个孩子时，他的外祖父、父亲和舅父就已先后担任过游艇

俱乐部的“会长”，而他的母亲和姨母则被选为“船长”——已然臻至当地社会的金字塔顶峰。一言以蔽之，在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同学的家长中，弗兰克的父母最有钱，受教育程度最高，社会声望也最为卓著。

同弗兰克的家庭相比，那些处在社会经济底层的家庭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，但即便如此，如果较之于今日美国（甚至是克林顿港）普通存在的两极分化，50年代的社会差距还是要缓和得多。弗兰克的家，同唐的家相距只有四个街区，在他的记忆中，邻里可以说是“各色人等的美妙杂居”——卡车司机、杂货店店主、环洋超市的收银员、本地公司的员工、消防队长、加油站老板、护猎员。“我们不是一起在后院打棒球，就是在街角踢足球，”弗兰克回忆起往事，“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和谐融洽。”

尽管家世殷富，但从15岁那年开始，弗兰克就在家族经营的餐厅里打暑期工。同他的高中伙伴们一起清除涂鸦，打扫卫生。他的家族谨慎低调地处理他们的社会地位。“当你身在克林顿港，周围的孩子们都只买得起一罐可乐，那你也只能买可乐，”记忆中，弗兰克的外祖父就曾这样训斥过他的舅父，“如果我们到了克利夫兰或纽约，你想买什么，就买什么，但是当你和克林顿港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，你就绝对不能出格。”

6 读高中时，弗兰克完全融入到班集体，和同学们打成一片——他行事低调，这让很多同学以为他就是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孩子。不过，蛛丝马迹仍有显现。弗兰克是我们班第一个带牙箍的孩子。上小学时，每到冬季，他就有几个月在位于佛罗里达的家族别墅里度过，在那里上学。他的外祖父是我们学校的校董。曾有一次，弗兰克的父母邀请了一位老师来家共进晚餐。事后，弗兰克还责怪他的母亲，“你这么做，分明是要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难堪！”还有一次，父母有意出面干预他一门课的成绩，这让弗兰克感觉岂有此理：“你们是在开玩笑

吗？天呐，在我们孩子眼里，老师永远都是对的。”

论学习，弗兰克资质平平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会放松对他的教育。“从出生那一刻直到进入大学，我的人生早已被规划好了，”弗兰克告诉我们，“我知道自己得上大学，最好还要坚持到毕业。”在父母的经济资助下，他进入了本州的一所小学院，主修新闻专业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参加了海军，入伍七年的时间，他驾驶着海军运输机在全世界环游。“我爱那段日子，”弗兰克回忆道。

海军退役后，弗兰克在《哥伦布邮讯报》做编辑，一干就是 25 年，最终却因为反对社里一些人事变动而被炒了鱿鱼。从那以后，他重回克林顿港，半退休地在家族企业里做事，先后做过鱼类清洁、码头租赁，还经营过时装店。世事艰难时，靠着外祖父在他出生时就设立的一份信托基金，弗兰克还可以安然度日。“不是什么大钱，”他说，“但至少我不会挨饿受冻。”弗兰克的家族财富就这样保护着他，使他不致因生活的碰壁而伤痕累累，但这份财富又绝非那种可以助他一飞冲天的跳板，让他可以遥遥领先于唐以及普通人家的同龄人。

### 50 年代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

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克林顿港，阶级差异并不是消失不见，但如果说弗兰克和唐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，那就是这种阶级差异还是隐而不彰的。体力劳动者的孩子，同职业人士的孩子生活在相似的家庭环境中，从校园和邻里社区，到童子军和教会团体，两类家庭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打成一片。现如今，无论是经济安全、家庭结构和养儿育女，还是在学校教育和邻里社区内，阶级差异都表现得壁垒分明（正如我们很快就可发现，即便在克林顿港也是如此），而回到 50 年代，阶级差异如果说有的话，也是微不足道的。如果我们看克林顿

港高中 1959 届的毕业生，无论家庭背景如何，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中，生活在自家拥有的房产里，邻里之间友爱团结。<sup>7</sup>

我们的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，通常是母亲居内持家，父亲在外赚钱养家。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父母中，大学毕业的比例尚且不到 5%，1/3 的父母甚至连高中也不曾读完。（在高中教育普及之前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学业。）但是，镇上每个人都得益于二战后美国普遍的经济繁荣，只有屈指可数的家庭才受过贫困之苦。而如弗兰克这样来自富裕家族的孩子在镇上可谓是凤毛麟角，而即便是他们，也在尽己所能地隐藏着这个事实。

有些人的父亲干体力活，忙碌在当地汽车零件厂的流水线、市镇周边的石膏矿场、本地的陆军基地或者小型家庭农场。还有些父亲是小生意人，比如我的父亲，财富随着商业周期的波动而起起落落。那个年代，一个勤劳的人不愁没工作，工会组织也强健有力，很少有家庭会遭遇失业或严重的经济困境。同学们无论社会出身，大都热情地参与运动、音乐、戏剧，以及各类的课外活动。每逢周五晚的橄榄球比赛，镇上的人们总是如潮涌到球场。

半个世纪后，回首过去，我这一届同学（多数现已退休）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。在我们中间，近 3/4 的同学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他们的父母，绝大多数在社会经济的阶梯上攀登得比父辈更高。事实上，那个时代出身平平的孩子，时常反而比家境优渥、父母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孩子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成就。若是以当代的标准来看，我们班

8 同学在教育上的流动程度尤其引人注目，这当然折射出 20 世纪高中和大学教育革命的杰出成就。当年高中辍学的父母们，他们的子女过半数上了大学。在这些孩子中，很多不但是家庭里的第一位大学毕业生，甚至还是完成高中学业的第一人——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进步，实在是非凡的成就。更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班上两位仅有的黑人孩子的人生故事，如下文所见，虽然他们要同种族偏见做斗争，虽然

他们的父母无一从小学毕业，但这两个孩子还是获得了硕士学位。

回到 50 年代的克林顿港，无论何种肤色或种族的孩子，社会经济意义上的阶级都没有构成如此不可逾越的障碍，但到了 21 世纪，阶级就成为了一座新的大山。如果平均而言，1959 年那一届学生的孩子并没有取得超越他们父辈的任何教育进步。<sup>8</sup>这就好像曾有一道自动扶梯带着 1959 届的大多数学生向高处走，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子女行将踏上之际，这扶梯却戛然而止。

就我所在的 1959 届毕业生而言，如果每个人前进的步伐一致，就会出现绝对社会流动高，但相对社会流动低的情况。但实际上，在我的同学中间，即便是相对社会流动也是很高的。如果我们考察来自社会经济下层家庭的孩子，就会发现，他们所取得的上升流动并不亚于那些出身最优越的孩子。简言之，为数众多的底层孩子大踏步地向高处走，而顶层的孩子则有少数不进则退，甚至是退步。

诚然，父母若是教育程度低，则他们的文化视野会更狭窄，对高等教育也所知甚少，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值经常也更低。然而，在 50 年代，只要有人鼓励我们读大学，我们就总是会读，无论这样的鼓励来自我们的父母，还是我们的老师、邻里社区的长者（比如唐所遇到的那位牧师），或者我们的朋友——在我们这代人读大学这件事上，经济条件、财务状况和居住社区环境并没有产生什么可见的影响。<sup>9</sup>在当时俄亥俄州的全境内，公私学校收费皆低廉，而且学生也能得到大量取自于地方，也用之于地方的奖学金——扶轮社（Rotary Club）、汽车工人联合会、青年妇女俱乐部等。如果统计克林顿港高中 1959 届学生中的全部大学毕业生，其中 2/3 是其家庭中第一个读大学的，1/3 甚至 9 是家庭中首位完成高中学业的。当 60 年代的序幕在克林顿港缓缓拉开之时，一项温和的教育改革也随之到来，新举措针对来自贫困家庭的优异学生，旨在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业指导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机会平等时代的钟声已经敲响，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能读到的，也正是在



那个时刻，美国的社会历史发生了路线的逆转。

有些出身中下层阶级的孩子，高中毕业后并未立即进入大学，他们中间约有 1/3 的最终曲线救国，通过诸如社区大学这类机构完成了高等教育，而且在这部分同学中间，更卑微的家庭出身并未造成进一步求学的逆境。他们的成功或许姗姗来迟，但只要是成功，还是更进一步地弱化了在家庭出身和最终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度。

统计我在克林顿港高中的同学，相关证据可以毫无疑问地表明，克林顿港在 50 年代是一块社会流动取得超凡表现的乐土。经济贫困、家庭破碎、邻里淡漠、贫富两极分化，以及社会组织涣散，在今天看来，上述因素强有力地决定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延续，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，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，上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会直接传递给下一代，也正是因此，社会流动远高于今天。一次又一次地，1959 届的同学们会用一样的话来形容我们青年时的物质生活条件：“我们很穷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穷。”事实上，如果要看我们那代人所曾享有的宽广而深厚的社区支持，我们是富有的，但同样是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罢了。

但是，性别和种族又将会如何影响我们那代人的生 10 命？在展开我们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讨论之前，还是先来倾听我以下三位同学的故事。

### 莉比

莉比的父亲是一位农民，也是美标公司工厂的一名熟练技工，而莉比的母亲则是一位全职主妇。父母都只念到高中一年级。全家人住在市镇以外一个破落的空旷农舍里。莉比，在家里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六，常常只能穿上五个哥哥姐姐的旧衣服。有这么多张嘴嗷嗷待哺，家里的钱很是紧张。莉比从来没有过自行车，也没有学过滑冰。“那